

臨潭縣志稿



22.
160
:1

臨澧縣志卷之七

邑人蔣考三錄

藝文志

文人學士，竭其一生精力，殚心著作，持欲廣為流傳，以綏也而華國。即歌功頌德之作，吟風弄月之什，亦或以褒貶貶善惡，发抑揚性情，欲焜地方文化者，莫不著意於斯。藝文顧不重乎哉。臨澧自同治兵燹而迄，昔年著作，多成劫灰。嗣後民三白猿肆擾，民十八邑匪猖狂，烽火連天，村舍邱墟，於書籍也何有。今搜灰燼而拾殘編，檢字簏以尋斷箋，其完紙无存者无论矣。抑幸而有之，或为李侯之碑，充缺其头，或成蔡邕之琴，故焦其尾。先賢心血，竟遭埋沒，曷胜浩歎。茲就採訪所得者，錄之成篇。其有殘闕失之者，深望祐之君子，補編而訂正之，則幸甚。

著述类

入幕道理記

唐李憲

謹案舊唐李憲後，楊崇御族，以太和公主降廻鶻命金吾大將軍胡澄充送公主使，命李憲副之，使還獻入幕道理記。還後接左散騎屬，幕尚兼太子府卿。但此記曾否刊印，成為邑人多未見之。現今坊間圖書日錄中，亦無此記名目。想年遠代湮，政遺散佚，惟前人然費苦心，著此多記獻之闕庭，足有價值，姑列入，以待好古者之搜求耳。

味雪詩稿四卷

清邑

陳鍾彦

附邑進士色彩昌序。陳揚山先生，少遺此久矣。其存心之正，束身之
想見其平素，常復聚于胸中而不能釋。先生少時，於书无所不读，
发为文章，皆有根柢。书法精绝，间雅俊入吴興之门，其为诗也，一
挥於敦厚温秀，初无慷慨激昂之感。盖揮取之精，酝酿之熟，故能
如此。向使功名大就，出其所学，与王董諸公颉颃，上下以润色皇
猷，豈不足以建功業而昭汗青。及後同治癸酉之秋，奔走他乡，寄
棲異地，僅以岷州李正卿为一憾，而先生已老矣，絕不惜哉。辛丑
秋，先生之孙昌齋，以所遺味雪詩稿四卷，來清序於昌黎。數過，
覺沈鬱蒼涼之緜邈悲惻之思，与夫憂時念亂之深衷，並流露
於行間字裏，方之不足，又長言之益時，實為之雖作者亦不知其
至是也。昔杜少陵秦州雜詠、陳放翁劍南詩集，皆当乱離之世，避
世做人，以自写其悒悒。故如平疊柔之凄寥，而幽憂痛恨之言多。
先生之遺稿，猶是也。蓋其詩，偉若簡端，以公同好，知无当於先生
之才，亦聊以忘憂景仰之微意云尔。

附自序：余不善詩，而喜吟詩，每有設席，輒存之篋中。而身既久，所積
愈多，終生耳目所接，搜研修之詩，率句里而調俗，故不敢出
示人。同治丙寅十月，乙未，陝城余家，余歿十餘日，僅以身死而
止。

有一切萬象无存。雖所傳之詩不下六七百首。迄无集。字矣。越明年。繼者逃淮岷。陽城友。窮愁穷。猶不无所聊賴之。亦輒吟咏以遣之。更承讀作秋華。且又多悠然甚之意。即間有附存。亦甚重句。複因元心假捨。今考之。唯光華一二村童。不識无几。暇日无可消遣。因取近身所存之詩。并先數十年有能記憶者。錄而編之。前後每次魏班悉參。遂分卷。因復識之。篋中。聊以終一生心血之所致。倘他日吾最古嗣有鶴鱗也。否。否。偶得知余生平际遇之胞暨嗜好之物。悉於是乎在焉。詩徵云。序哉。

續國詩鈔四卷

清色優
貢生
趙維仁

附邑守禹南易門李日乾題詞。余觀全稿。冲淡淡遠。性情孤真。是得中諱。古端作識。解卓邈。独其隻眼。能发前人所未发。尤見讀者得。间里以推。側一時豪俊。佩服佩服。解曰。一卷吟。固寄予新情。情流麗見天真。玲瓏角。南歸元。追野鶴。盤石別有神。論古識。而超往哲。感時念却忘。斯民多。山當得。千秋也。好。槎枒香。廬。宿人。

附村名縣。逆太魏文跋。該先生之詩。知先生之人矣。先生具不弱才。文之翰郁歸而學益进。詩益豪放。意饒性无町畦。後來諸弟院中。次故中。多改故故。故。故。晚。遺。其。詩。以。靈。合。故。職。卒。

第老詞慙，亦時使然也。嗚呼！先生知矣，挑之確然文者，以先生為最。使先生掇巍巍麟宮其於詩也。仍如今以先生之才，之學，其遇於生也。如彼而其遇於死也。如此柳州以谪而工，文工部以窮而入詩自古莫不並。又何憾於先生！

附北平大學教授江蘇顧頡剛序。頡剛去年奉命纂古，所至人間代甘苦詩人，僅吳先生一人耳。及到臨洮，得穆張被錄載趙詩草。其才氣汪洋，其文字奇麗，以為在松屋之上，始歎煙漫者之多也。頃來臨洮，得誤趙心泉先生總園詩稿，稿寫當世風物，抒以箇人襟懷，懷独往獨來，不偏傍於古人範圍中。其論時事詩云：我持一枝筆，物與古人成丈丈。云自我方有詩，是謂詩方志。足見其詩才豔拔，天賦之創造力至厚。而又身丁离乱，避难番村，哀音慷慨，疾之酸辛，其足为臨洮史料者甚多。道之善於保存，迄今七十载，累經兵燹，猶得摭拾，尤悉實先生靈爽所憑也。甚願不加刊削，付諸剞劂，使外方学者，咸知西倾之麗。有詩人趙總園也。承明軒園草勿示此稿，敬題數語而歸之。

甘肅人物志四十卷

清色
进士
永昌

附自序。大士生於數十載之後，尚論數十載以前之人，非熟读史籍，何由得熟。一部二十四史，參校浩繁，於閑匪易，故欲譏其

其人以尽商友之道。又家境清寒而嗜好鑒賞。一物至數金。者之取總不能全盡古人之立身行持。所处如後。山高水長。其得失。而於乡邦津大矣之賢修士之仁範。茫然无以应。夫豈見賢則齊之意哉。甘肃地处边陲。风气樸直。世以豪人才代出。凡孝友之至性。忠義之正气。儒林之尊術。文苑之词华。循吏之高节。以及先哲方俊之前民利用。史不绝书。大可以教万古之纲常。小之則一节一能。足以表見於世。蓋於该史之徵接世編次第。为一书。分四十卷。名曰甘肃人物志。以便閭省。以識其里居。悉其官爵。考其勳績。因广见闻之益。或亦祖文参献之一助云尔。若夫广搜博採。不分畛域。抗希百代之豪傑。开拓千古之心胸。则全史具矣。達英而及之。亦不难矣。

附凡例。一是志上自西漢下至有明。凡甘肃人物。按今省以。如。郡邑傳。事蹟。金科錄。叙統。贊。考。而广见闻。

二。上古之世。若伏羲。生於成紀。葛雷。雷生於天水。岐伯。生於北地。下及春秋。叔時。孔门弟子。若秦叔通。叔通亦石作蜀諸人。皆成紀人。均非尋常人物。所以此錄。惟是載在天水。岐伯。生於天水。董仲舒。莫不知所。仰。是志故未重錄。三是表。多为甘肃人物。而没於他省。或有授壤之賢人君子。輒不參入。其有原籍甘肃。後徙外省。原籍外省。後還甘肃者。如薛參。世系。該明。象牙。冕。蘭者。有數典忘祖之失。

(一)貞孝婦烈婦女，稟天地之正氣，參天地之正德。其德參天，其行配地，其情合人，其志備鬼神。故持倫常，為山川生色。今志備表之，用彰潛德之幽光。以志人物，者叙乡賢，為古人矜式。與史氏之善惡并祀，以示勸懲者不同。若上官榮父子之謀，遂覆草董卓之敗，行度之李，逢時之嫉賢病國。李密之覆舉殞命，設侯之薨，好害忠此等匪人，豈容與忠賢并列。今志概汰去，以洗山川之羞。(二)郡邑稱謂所代各異，或此分而彼合，或前後而相廢，或同名而殊地。如安寧為今平遠府，非安寧縣。略陽為今秦安縣，院城里非漢南略陽縣。似此之類，不一而是。是志全录乡贤，本俟俾識之者，知各人行事始終，间有刪节字句之处，亦於本人事迹无关，若妄行點竄，則乖謬矣。

謹案此志，現遭散佚，多方搜求，祇获一二三卷，其餘尚无下落。姑先列入，以免亟法，附書之重勞焉。

西園勝稿

前人

謹案此稿凡八卷，其中皆古文辭藻，誠解高迈，肇法古奥，能发前人所未发，钩萃現存，尚未付刻，间有残缺，正欲搜集。

邑人呂某規

宋育辰

前人總纂
真生魏昌齡
鷗室法映堂
金華

附昌寧縣志序。光緒丁未之夏五月，余再弦洮州入境之初，即以汝金番客耕送糧路，大暮晚陥絕非内地。加以道路生疏，車馬維艱，友支右纖，拮据方狀。偶有搜圖之想，考志來則故府无有存者。從措紳叢借觀之，又以手變之錄，泥紙隻字蕩然无餘，歎之者久之。適逢大府命令各處通修邑志，不禁躍然起曰：是吾志也。亟謀於邑之措紳先生，商後經費，條例草定，聘宋易、祝沃諸君分司纂輯。延邑君世卿為總纂，但墮厥之余，補苴實難。幸諸君不辭苟辭，或求諸古籍，或多之斷碣碑隄，博考期該成稿，殆身余有同仇焉。余雖闇陋，今得於薄劣之暇，與諸君酌古證今，互相商確，豈非幸事？其體例則遵諸大府其經費則邑之士紳紳耆共有力焉。局開於丁未八月至十月而為成。前約計七十餘日，余既嘉諸君同心，故能相與有成。又喜邑人之急公好义，大有造於里。茲以編輯將終，諸君子以余之創始又願余之觀成也。請余序之。余授洮州為西裔门户，西控番戎，東蔽秦陇，自古以來為極邊要衝，素大風淳樸，民情簡陋，器械更鄙之可猶不多見。嘗斯邑者，誠能攀風大霽，人被濡衣，愛民撫綏，薄賦則雖為後豪，視偶有不靖，亦將革面洗心，不敢逞其伎倆。於廣天化日之下，余承乏斯土，於今西懷風俗民情，稍知梗概，但其建置沿革之異，山川人物之標映，道里之遠近，口之增減，委曲零星，不能尽为后來者告非。舉之簡闕，後之取法，此邑之底蘊，人民附籍以为，而來沿

譜者猶未也。謬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余非敢望為之師此過甚。
願於之覽者藉以考鏡得失政之端者勿使為幕僚之端者勿使
安於而已是則余之厚幸也。至於記載之善否蒐輯之詳悉草創之
初不暇計焉。刪繁補闕以為之君子。

漢藏字典十二卷附辭類集三四卷

高鳳西

附國民政府軍委委員會委員長行營訓令甘肅省政府文。據甘肅
省集解。及編譯諸多作弊。為沟通汉英必要之工具。因无力付印。
藏字典及辭類集成案編制尚有統系。該辭部底詳明。自可付
印。係令飭甘肃省政府設法協助。先版好。仍應依照出版法办
理。

附国民政府軍委委員會委員長行營訓令甘肅省政府文。據甘肅
省高鳳西。呈以研究藏文二十余年。深有心得。編有汉英字典。辭
類集成。及編譯諸多作弊。為沟通汉英必要之工具。因无力付印。
藏字典及辭類集成案。編制尚有統系。該辭部底詳明。自可付
印。係令飭甘肃省政府設法協助。先版好。仍應依照出版法办
理。并請宣傳物品等項。計附三例方一頁。編成二頁。據此當錄本
稿。广搜宣傳物品等項。計附三例方一頁。編成二頁。據此當錄本
稿。并請宣傳物品等項。計附三例方一頁。編成二頁。據此當錄本
稿。第六一大事。高鳳西。吳摘录所編译英字典例
文。編成諸代為審核。由查近身以來。研究西英文學者。日漸增

如。每當毛澤東辭與。以資參考。故較重視。而於是。沒遺失與。譯著集。或將張編制。既有總目。該辭亦甚詳明。可便研究。其文之參考。似有易版。仍應。等。由桂此。查研。究其文。洵。遠。沒。其。情。感。表。近。日。兩。卦。尤。為。需。要。而。是。項。辨。典。誠。為。研。究。其。文。所。因。需。自。应。由。該。有。政。府。設。該。助。其。分。版。以。供。參。考。之。用。

附。燕。京。大。学。教。授。江。苏。顧。櫟。則。居。子。以。視。學。教。育。至。歸。道。高。竹。因。先。文。鳳。苑。汉。共。辨。典。族。之。先。失。第。六。十。六。年。其。沟。通。汉。楚。文。化。与。调。和。汉。其。情。感。之。迹。牠。史。人。顏。色。於。以。知。其。三。十。年。來。用心。苦。矣。臨。潭。为。汉。回。番。三。族。合。居。之。城。而。番。民。为。最。多。百。目。之。所。搜。觸。編。發。而。搜。殺。者。過。跡。皆。是。也。縣。中。有。三。大。司。而。卓。尼。楊。氏。为。最。盛。其。轄。地。直。至。川。松。瀘。其。庶。民。凡。四。十。八。旗。其。僧。沙。領。寺。廟。喇。嘛。五。六。千。以。广。大。民。众。若。是。而。汉。人。乃。无。有。深。通。其。語言。文。學。者。商。賈。劣。於。其。途。唯。以。习。楚。之。語。相。酬。答。而。已。京。諺。洮。州。廳。志。未。實。見。一。佛。生。曾。派。急。於。番。民。而。搜。集。其。語。言。與。历史。材料。與。薪。為。前。而。不。見。安。望。其。情。設。教。寫。若。一。教。人。华。先生。於。民。國。三。年。夏。卓。尼。司。令。聘。募。文。物。甚。十。年。徵。身。碑。是。寺。喇。嘛。及。自。藏。中。傳。經。歸。來。之。皆。舍。共。同。研。究。英。文。經。典。及。文。法。必。修。核。二。十。余。年。不。斷。之。如。少。力。遂。得。深。通。其。文。編。國。字。典。及。辨。義。等。若。文。繡。譯。其。文。名。作。多。神。以。地。僻。无。事。即。刻。書。上。稿。故。不。遺。在。沒。人。是。正。武。新。完。其。文。者。自。先。生。始。也。

此篇楷书字高，为二十部。取材於王羲之、大王、王献之、王徽之及英人達氏、鹿氏所作英王字典。李海楊氏所至汉小辞典，皆行正。而行正，幽深，又以国语注音，字同，及罗马字母与王字母子音併列，比较，俾学者知元音之大同，亦不难籍。是以自修之谓得，尤招人方法，可理深以详明矣。夫西王昔为异国，今则同邦，至於随蜀番民本，疆域内，若氐羌之遗黎，久大部分已早与汉王混同，立音字以闡於见闻，忽累四裔，而边民又不能以语言文字自达，其内向之诚，累代疏远之结果，遂使边疆与中土，若孤之隔离，移邻趁虚而入，群失排拶以求分化，而裂痕乃益深。今也，我国家之所求，幸固而统一於一个政府之下，我民族之所求，合全国之多穆多族，而团结为一个民族，欲达到此大目的，則恢復之系统，尤首要。而欲恢復之系统，则语言文字沟通为基础。先生此言成于今日，而足供时代之需求，为团结而统一，实为先明，吾知在政府提倡之下，必广行於全国无疑也。特录为此言不尽意。

恩存齋集記

邑孝廉
寇鳳林
方正

附自序：余之文不存也久矣，忆舊游時，試帖枯株牽子共，印稍改力於文學。年十四，試吟雪詩二首，先大夫見而异之，以为此子尚可教也。心密之，自喜，以此盡政力於文學一途，自八股熟而策論策論更而科第，隨學成，其思想之變通，文筆亦隨之變通，大間若殊。

識。若論辨若詞賦，若譜述，若說部，時无論古今，地无分南北，苟相
淋漓清灑，情文並至者，无不贊而讀之。暇輒模倣此擬，以為學積
久，則為緣习，蓋余之生後，學生雖謂盡消磨於文學，亦无不可。惟
性疏懶，所作文多隨手散佚，即間有存者，甲寅之後，隨故友俱燬。
近年來，惟身社會事，疲精毒神於文牘之間，中以累日，環屑人
事，庶幾滅襄日之豪情逸致，消云大半。即欲存而无復可存者，在表
簡稿云：凡人苟有一大一詩，無論大拙，能遺傳後世，其人即幸福
不淺，謹如是也。我生不辰，豈並此區區者，天不予以是，真命也夫。
雖然，之半補率，及今未晚。以予酷嗜美文之习惯，文學界之善工，
吾知一日不能脫為关系。无论文之有无价值，要之一言一句皆
徒勞之心血，而劣者之精誠，所在即書之文学，所在，我之毫墨所
表見，即我之灵魂所由託，卒記录，而存之，吾之志也。嗟乎！薄
駟朝雲，百年之頃，人壽几何，彼蒼蒼者天，若不以歟生之偷息塵寰，
无補生世，使之邁以一死，以鄉責學問之道，逐漸進步，方得
安知不有一二可存者哉？孔子曰：假我數年，或十以學易，可以无
大過矣。固以思存多篇，當時私民國九年，長至前五日。

六如山房詩鈔

毛副賓

易芳規

樓上詩鈔，散佚无存。多方搜求，祇得一本，姑录其名，以待採訪。

藝文下

記

雲山觀碑記

明邑拔
賁
孫思善

以五祀功起自无休。伐木碑繫牲起自宗廟刻石製固。因興秦漢以下之事。所謂可以義起者歟。天下郡邑處有是祠。就不以神之祭。而不下之事。所謂可以義起者歟。天下郡邑處有是祠。就不以神之祭。而以神之祀。鬼敬其殿宇。序次其階級。大門垣縹繞。為有觀恩安神靈。固祭祀事之祠。要皆匪諸敬遠之意。而休咎趨避。鑿於草叢。殆非朝廷崇重美义也。要其捍患禦災。豐功懋烈。天下仰承者。已不得不盡耳。雲山觀建於成化初。迺欽命守備得公昇創也。前三清殿後文昌宮。而門垣週備像設。塑繪俊後。成德初年。奉都指揮使張公倫。東遷三官廟前。創天皇閣。高其規模。儻以松喬不彰。厥祀瞻祠。則敬。敬。則盡心。生以考心之神而歸之。以神明之靈。被揚急令。游會宿壇。點照民廟。以妥神夢。久稽守湯漏。墻垣凋敝。今隆永五年。方克修葺。以保演祠廟。荒蕪遂命道士設大烹。募緣修葺。致為宏麗。過者歎無虔心。惟目赤光輪。臭之盛。為一色佛觀。金碧有文。以發靈性之古。以彰神佑。以紀興作。以追作者之美。勤於不朽。是後也。雖先流然。而在心造。事不私入。一錢不空。役一人。劣於屢煩。而固於独斷。視彼奸人假地。大之通。以為邊徼計者。其功之佛。志之是心之无私。神明知之矣。鑿其廟而火之。補育及廟而雨之不作。民不私焉。穀果充實。以蔽陰義。

大。自不可诬者。故因其請而为之記。

永恩堂記

清色優
貞生
趙維仁

永恩堂者。始祖明允公所見祠名也。以於永樂元年。從浙國公平
湖切回。以世襲寧印。凡十戶。尚派送最焉。至始祖。以先人頌墓風
陽。不无首郎之感。人觀時陳岐回籍易許。仍見後諸文第。追與同
寅。述建祠之衷。廷臣中鮮。錯諸公卿。即以永恩名其祠。詔公孝。仍取上
善也。同治五年。匪階派城祠。與宗譜俱。雖云雙。族竟亦多流亡。雖欲
重建斯堂。以永孝思。有其心。未必有其事。茲而祠者。而而也。孝思道也。
道可以而而器不可以而道。文之孝。以寢門傳文。傳矣。後之人。果能
法文之孝。不但足傳文之寢門也。仲之孝。以百里負米。傳矣。後之人。
果能法仲之孝。不但足負仲之米也。吾宗之人。蓋體始祖永恩之意。
將移孝以作忠。本孝以錫矣。力能建斯堂。而永恩之旨。固私抑。无力
建斯堂。而永恩之旨。亦私抑。恐日月變遷。存堂之名。而昧漢之義。則
數典忘祖之罪。孰大於是。特謹。按諸中興祀憲者。書其概。以永之世。
世矣。

魏慶館屬文碑記

清色
貞生
趙文麟

廣文性魏子文孫。而澤望族也。性樸重。勤學好讀。德角時。却与高
麗。其先。遼瀋。南歸。鑑鍾愛之。擢薦翰林。生二子。公其次也。少而穎悟。所

读若，固期宋城。不屑为草句传。其三叔升菴翁，尤明经勤课训，尤善
诗文。曾谓唐文昆弟曰：读若之道，首重课生古人之诗也。遂令其兄
懿序。读而且耕，兼理商贾。其时唐文年最少，且有大志，故使之更役。
徒歸，立心诵读焉。洎修撰，戴以翰郡，遂列前茅。入邑庠，次復冠军。食
餼補博士弟子肄业文昌諸校院、屢居優等，久遂登桂籍。公資鑒剖
艺，詩賦好尤嗜古作，及擢第，猶虛守制，皆成禮後。癸丑歲，即應
明經之選。然研讀猶初，絕不以少有进步而移其志。至同游癸亥，匪
貴，獨厭寂寞，爲散雖艱，卒備力而骨鰥性，咸不汲於富貴，不戚於貧
賤，其天性也。晚歸都選卒，遂典訓業，馳驅皇路，繼述勑命之領。而
生平所學，得少解焉。故卒也，補生皆素為治化而榮，春風是嘗以方
之，誠確於平日者深且久也。令緒武生炳垣，每以垂近為虞。故諸
卒者，視勵慰早歸。次岁七月，中旬果指館於佑所炳垣，聞詔星馳，大
赦之始至。是因措幸刺史廢以提念，與以贊祐，僚友贈賚，頻加送。得
被錦扶櫬以賦歸來。於是時也，紳耆觀眷，香祝道迎，鹹薄仪從，風馳
而驟。足知灰公之感人深炳垣之愛親摯，而保艾爾，斯可謂云殊焉
謹序。

陵遠先生致恩碑記

達夫先生姓陵遠，諱璉，號潭純儒也。其先世有令德，皆不任。先生夙
有濟世才，性以范文正先憂而後樂，忘乎而已之志。厚自期許。松岁以
逝，所遇不偶，遂以明經致授乡里，及门第之士，桃李滿園。一時稱盛。

邑進士
毛昌

先大夫未齋以朝夕過從，數而慕之。追懷是復有焉。癸丑之春，賊氛四起，各相讎殺。先生亦攜家東去，而賓仲夏遇先生於波瀾楊氏之宅。時先生有垂養疾，及往見，其教者久之。自時厥後，每遠遊於川楚晉豫間，皆间不適。及兩子護衛旋里，而先生已捐錫舍。嗚呼！痛哉！先生賦性純白，乞量弘深，於書无所不豫。凡窮理正心，以治人之潔而有本，見之行持，和而不流。門弟子倚側默聽，步趋雖絶百变，而不改其常。此先生之所以教人，即先生之所以自立者。自被教以來，尹文學規於小字，則示以小學之方。於成人，則引而进之於大學之道。先生嘗言：大學誠塞一章，為自修者開仰之端。章句為讀之於已，格致以為已知善之薦為惡之薦去。然一念之發，有實有不實，即善惡之令，有誠有~~不誠~~，甚微。審幾一數为，为善去惡，不能實用其力，持遇。此山往所謂正心，以身齊家，以治國，平天下之要道，皆无下手处矣。味先生此論，是豈若俗儒之設科，僅沾沾於記誦詞章之末，網人聽明，疲我精力，終徒勞而无功哉？是直进一毫之高明，沈潛化其先質，而啟門下士，自張口善而括得其體緒，皆有成文。或附博大弟子資，而或補上廩食餼廩，或資於鄉，或選於鄉，或報撫南密分理天下民，而或傳教化於西北，諸有奉之者。

其根既深，有源之水，水流及远。先生教人之功，可裨深且远矣。今之学生，不从事于读书记，欲以大道而无由。先生之教，亦可以庶然追崇。先生甚作古，家富兵燹后，墨林不复存。同门虞先生之道愈久，而愈失其传。或欲叙其治末勤之碑石，以志不忘。昌黎之性，绝鲁。於先生之道，愧未测其高深。乃蒙先生不弃，列于教育之中。谨就曾见所及，与学生所受，於先生生平列于篇。用以同志，且以识先生大德。使往从予之尊意云耳。即若所叙，从兄之实录，先被征之功，与夫抒身接物之不失，处常济变之不苟，皆先生全活所在。策祖出明而无疑也。则有贤嗣世清、步矯、步援，早已述厥行状。载于家乘，以备搜寢。殊遺列之，似林之传，以为史册。光采不復贅云。

序文

頌楊子林先生懿行序

邑舉人李盛生

<16>

仕金利純，初費人生之命运，往往有船首穷桂，而半符莫剖。承明待诏，而三益不近。赤天官成名立，进退鎰彷徨，誠不多見。近如計謹焉者，豈知事杨子林先生，殆庶幾哉。先繼丙午年方為童子試，道途全所往，因沿牒得善。至科翁考其丈，庇研门庭，居穆对稚，后进子子。若彼然，淡及家世，始知德配杨太恭，人生子二，同治花門之友，長桓相殉。於癸亥，次可亭游於丁卯，年時先生尚在塾，余立之望，待其再音，更何忘却。三載去，卒報封翁暨生母朱太恭人，慈枯徂落，大子之怜。